

当代西方刑侦经典系列之一

[英] 保罗·布里顿 著

李斯 译

海南出版社

辨读凶手

The Jigsaw Man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
现场推理实录

辨读凶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 斯 译



海南出版社

辨读凶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斯 译

The Jigsaw 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辨读凶手/(英)布里顿著;李斯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

ISBN 7-5443-0019-6

I. 辨… II. ①布… ②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97 号

Copyright: PAUL BRITTON 199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LA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1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2001-20 号

辨 读 凶 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 斯 译

责任编辑 野 夫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94千字

书号:ISBN7-5443-0019-6/13·4

定价:24.00元

目 录

1. 少女琳达之死	(1)
2. 心理学家	(7)
3. 倒错的性欲	(21)
4. 庞大的 DNA 测试	(36)
5. 局中局:狐狸与猎犬	(64)
6. 罪犯心理轮廓描述	(88)
7. 把游戏玩下去	(98)
8. 游戏尚未终结	(121)
9. 我的怀疑对象多达 1750 万	(137)
10. 掩蔽行动 1	(162)
11. 绿链道上的系列强奸犯	(172)
12. 他们只有 10 岁	(183)
13. 掩蔽行动 2	(210)

14 . 掩蔽行动3	(229)
15 . 萨曼莎——她几乎给人切成鱼片了	(241)
16 . 审判之前的交锋	(260)
17 . 失踪的女儿	(273)
18 . 已经抓到他了!	(285)
19 . 恐怖之屋:杀人者的天堂	(300)
20 . 被绑架的婴儿	(320)
21 . 崩溃的审判:皇家法院总是搞错吗?	(345)
22 . 谋杀妻子的丈夫	(353)
23 . 二十五年来他们一直在杀人!	(380)
24 . 危险的年轻人	(387)
25 . 尾声:我如何能说不?	(420)

1 少女琳达之死

1983年11月22日,星期二早晨。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越过倾斜的平地 and 不太整洁的园子之外是一块野地,我看到那里正在发生奇怪的事情。数十人从树林里钻出来,一个挨一个接连不断地朝前走。一团团厚重的雾气从他们的嘴里喷出来,就像说话时吹出的气泡一样。随着每一次呼吸,气泡破了又圆。

队伍里不时有人蹲下来查看地面,其他的人也会暂停下来等着,并将头稍稍弯向结了冰的草地和泥土。他们虽然都穿着很厚的保暖衣,但我看不到他们脸上有一丝温暖的痕迹,也看不出所做的事情有什么让他们高兴的。

“他们在干什么?”心理学科的一位秘书安妮·切尔默斯问。

“看上去像是警察。”我说。

“有点像。”

她又不出声了,我们一起站在窗户边上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警察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到了莱斯特郡纳波拉夫的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

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这座爱德华时代建筑风格的医院是最主要的方位标志,它位于东部内陆区,在风景如画的几座村庄之间的农田里突兀而出。该院始建于1905至1907年之间,当时用作该郡的疯人院,坐马车或骑马从四周的集市来到此地,一定有荒僻小村的感觉。当时,周边所有的农田都归该院所有,并且由病人来耕种,因此,这家疯人院几乎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它永远也无法改变所有疯人院都共有的疯癫形象,因此而引起当地人内心的恐惧,特别是小孩子。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名字在1938年给改掉了,不再叫莱斯特拉特兰疯人院了。

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并不是个令人害怕或让人退避三舍的地方。走进大门之后,人们立即会注意到这里宽敞和安宁的气氛,因为公路要经过门房、停车场、一块绿地、板球场和花坛之后才能够到达

医院的主楼。更大的建筑是红砖墙的外层,屋顶是涂了沥青的很陡的石板,还有两个极高大的烟囱,几英里外都看得见。

我记得自己5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是来这里面试,准备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来这里实习。尽管作为荣誉见习人员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但是,看见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仍然令我心存忌讳。很宽的石板台阶、橡木门、接待室和管理部门的过道,看上去都是从古旧的市政厅里搬来的一些东西。在地板上走着发出回声,橡木门在厚重的活页上转动,经年累月的扭动擦得铜制把手发出光亮。

会议室里挂着历任负责人的油画,都留着络腮胡,硬硬的衣领一直扣齐下巴。早年,我们只需要在会议桌的一个边上就可以开会,但后来,心理学科室扩充人员,这时开会整张桌子都坐满了人。

1978年10月我接受了这里的工作职位,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开始治疗各种各样的病人,处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问题。我的大部分工作是接诊伍德兰日间医院的院外病人。伍德兰日间医院是很大的一栋乡村建筑,有七八间病房,离精神病院的主楼有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我当时还在重症病室工作,这是医院的一个小区,里面有4间病室,病人必须在这里进行数个月的集中治疗,然后才准许出院或转至长期住院病房。

大部分住院病人都需要长期治疗,他们是一些由于额叶皮层萎缩或因为压抑而得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也有由于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来此住院的年轻男女。我很少去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年老病人的病房,但是,我注定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堵有异味的墙壁,那是后院病室里压倒一切的气味。看来,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尿液已经渗入那栋房子的墙体之中了,无论怎么擦洗,尿臊味总也清除不掉。

谢天谢地,心理学科室离主楼较远,设在以前一位医疗督导的房子里,称为“玫红楼”。这栋两层的红砖楼上有很大的一個八角窗,窗前有很小的一个石垛阶地,我们常常坐在上面吃午饭,打开一瓶葡萄酒,并看着附近田野里的兔子草。

现在,有更厚重的脚步声在那片具有采邑时代风格的田埂和结了冰的地上响起,来去匆匆。警察一整天都在田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在树下长时间讨论事情。由于我们所在的玫红楼与别的地方隔开

了,因此直到晌午我们才得知警察搜查那个地方的原因。

“是一个姑娘,”安妮·切尔默斯说,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她给人杀了。”

“杀了?在哪里?”

“我们的一个门房在今早上班的路上发现了她。当时她倒在黑渣路那边。”虽然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大门口,但我从来都没有走过那条黑煤渣路。那条路沿着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周边延伸,是从纳波拉夫村南边到恩德比北边的一条近路,约15分钟的路。

“知道她是谁吗?”我问。

“当地人,一个少女。”

突然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艾玛。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之后她会带我家的白猎狗到田里遛一圈,直到天黑回家。跟很多父亲一样,我总是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是,艾玛成年之后就一直是自己从学校走回家的。

“谁会干这事?”安妮问道,她心里越来越烦了。他们会认为是这家精神病院的某个人干的,我暗地里想。这是相当自然的反应——但它是错误的。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里并没有狂暴或有危险的病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些年老体弱者,连洗澡都需要人帮忙。重症病人都是大家认识的,而且在伍德兰日间医院,对于不能够控制时常进入他们脑海中的奇怪念头的精神病人或焦躁的病人,我们一直在进行治疗。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攻击性,也不会产生那样的暴力。

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了晚间新闻。

“今天早晨,在纳波拉夫村附近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一位15岁女学童的尸体,她身上只穿着一部分衣服。警方正在调查该谋杀案。”

“该少女名叫琳达·曼恩,是当地人,她最后被人看见活着的时候是星期一晚上约7点30分。她是今早在当地一条叫做黑渣路的小路上被人发现的。警方立即封锁了那个地方,并开始寻找这名少女最后活动的痕迹。死亡原因尚未透露。”

照片显示稍有些瘦的黑头发姑娘,面带羞怯的笑容,看上去身体尚未成熟到撑起衣服的程度。

1983年11月,我刚刚被莱斯特郡卫生署任命为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并将我的办公室搬到莱斯特综合医院新开的精神病科室。我仍然还去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在玫红楼接诊门诊病人,并在伍德兰医院治疗日间病人。

如我所料,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成为警方最早注意的焦点,不过,我没有料到他们会在隔壁找地方常驻下来。玫红楼的一个没有占用的地方变成了处理事件的办公用地,凶案组的人搬来了文件柜、塑料白板和索引卡。

他们怎么搞到办公用具的?我在想。几年以前,我们第一次搬进攻红楼的时候,我们申请、借用,后来发展到偷窃一些必需用品,比如椅子和台灯。这家医院的管理部门几乎没有给我们发放任何东西,但是,我透过玫红楼没有使用的那半边锁着的窗户,发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上面都蒙了一层灰。

“我们能不能弄一些来?”我问房管科。

“呃,恐怕不行——那些东西都有专门的用途……”

“准备搬去哪里?”

“哦,这我说不好。”

够了,我想。心理学科有四名心理学家,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年龄大致相仿,都想成就一点事业。

“这么说,大家都有份了。”我说,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么干。

“可这叫偷东西。”鲁塞尔紧张地说。

“不,完全不是,”我安慰他说,“我们只是将资源重新挪动一个位置,这样便可尽其所用。”

鲁塞尔说:“那大家都不要撬锁,也不要打破窗户……我意思是说,我可不想去破坏什么东西……”

“让我来。”

我从果园那边扛来梯子,搬到楼上,推开了顶楼的开口。顶楼屋顶下一团漆黑,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往前摸,尽力沿着屋梁爬,以防从屋顶摔下去。

找到另一处开口后,我撬开门将梯子伸进去。这里是这栋房子里没有人占用的一半,里面是一些没有人使用的家具和桌上用品,完

全就像一处阿拉丁的洞穴。我们无法从锁着的正门出去,但是,我找到了一处较大的带格子窗户,就在对着园子的那个后部。我打开窗户,开始从这里往外递东西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我们去了四五次,除开地毯以外,我们找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在这间医院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老护士区,有几块极精美的地毯放在那里没有人用,因此,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次需要更大胆一些的方法。我们都达成了一致看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白天抬着两块 15 平方英尺的毯子从忙碌的医院走过也许不会显出异样,只要我们脸上有自信的表情就行,当然也不会有人来问我们。

这个办法起了作用,结果我发现自己有了一间相当舒服的办公室,就只有墙壁不太好,都铺了白色的瓷砖,看起来这间办公室就好像是洗手间一样。从来没有人提到不见了的东西,但我总禁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内疚,特别是刑警队搬到隔壁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琳达·曼恩的调查案成为我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总在看当地报纸,看电视新闻,看到无数的公众呼吁和海报宣传。事件调查室接到数十份目击报告,还查寻了几十年的当地档案资料,寻找过去的罪犯或有可能与之产生联系的罪犯。又有两队警员搬了过来,进入了这个板球亭,那个亭子正对着医院的板球场。一队警察负责在邻近村庄进行挨家挨户的询问,另一组在医院里查寻案卷,希望能够在院外病人和日间病人当中,找到曾在过去的 5 年当中出入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人,并有作案可能的蛛丝马迹。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也找到了几名嫌疑对象,但是,到圣诞节了,凶案组看来仍然没有捕获杀死琳达的凶犯的迹象。警官们主动要求在圣诞节期间继续留在事件室,《莱斯特信使报》登了头条:“请协助查找这名恶徒。”

几个星期以后,我记得自己顺着森林公路走到伍德兰日间医院去开会,突然间想到,自从谋杀案之后,这条路变得极长了。朝黑渣路那边看去的时候,警察留下的黑黄两色的现场围绳还在铁栏杆上转动,就跟已经为人遗忘的圣诞装饰一样。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真正嫌疑的人呢?我在想。他们真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开始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许是个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心理学的一

切就是要了解人的动机,了解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去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有这么多问题是我想去问一问的,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个警察不去问的。

在那条偏僻的小路上,天又冷又黑,两个人曾来到这里,其中一个死掉了。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某种社会交往,不管是短暂的或是狂暴的联系。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历史。他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和彼此的反应,是由他们是谁以及构成他们的性格来决定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情形。例如,你带三名年轻妇女到同样的几条街上去,进同样的店子、餐馆和酒吧,她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有人可能看到人们在大笑,因此非常开心,觉得那些开心大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而另外一些人也可能看到同样一批人但觉得他们充满敌意,或者是在嘲笑自己,也许是在拿自己开涮。第三类女人可能对一切采取相当现实的态度,认为这些陌生人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而已。

这三类女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穿不同的衣服,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款式的衣服特别适合她们。想像第一类妇女有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她喜欢有人看她,因此穿上一些惹眼的衣服。第二类妇女想办法避开这些,她不希望突出自己,而且更小心,更保守。第三类女人穿衣服只是想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觉得舒适。

她们每个人都不同,面对同样的情形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过去的产物。琳达·曼恩星期一晚上一个人走在黑渣路上的时候,她的内心带着过去塑造的她这个人的一切,而这些过去了的一切决定着她面对凶杀者时的反应。她逃跑了没有?她愤怒了没有?她很被动吗?

同样,我明白,杀她的人决非讽刺画或漫画书里面描述的那种恶棍,他也有丰富的生活,这些生活内容构成了他的性格和行动。我想,他看见琳达的时候,内心在想些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她呢?如果他能够对一个小姑娘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对所有女人都持什么样的看法?他有没有可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转身走开的时候,风吹动我卷起的裤管,并把树叶沿着阴沟和

铁栏杆吹得呼呼直响。就在某个地方,就在不远处,杀死琳达·曼恩的凶手还在街上走着,吃他的午餐,洗他的淋浴,睡觉,也许还会去当地的酒吧喝上几杯啤酒。

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我放下了琳达的事情,开始考虑起会议的事情来。调查凶手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心里想。并没有人来请心理学家去抓杀人犯,那是警察得去做的烦心事,而且我并不羡慕他们。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 1984 年 2 月 2 日,验尸官交还琳达的尸体拿去埋葬,她安葬在万圣祠的墓地里。墓碑上写着:

琳达·罗斯·玛丽·曼恩
逝于 1983 年 11 月 21 日,15 岁。
我们没有来得及道别,
但你永远都在我们身边。

2 心理学家

没有任何一次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中的分水岭会使我确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人们常常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寻找触发因素,但是,任何决定或选择,无一例外都是众多细小的事情及其影响积累起来做出的,这些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因为偶然的因素就形成了决定。

在少年时期,我对事情如何以机械的原理运作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不拆老钟,对母亲厨房里的一些无线电器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对蒸汽机也不太关心,玩具飞机和在学校里搞的那些机械工程实验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买了第一辆车,是一台老式的斯坦达 10 型带篷车,根本就没有二挡,总共花了我 39 英镑,当时,我对车轮如何转动的道理一点也不通。我记得第一次跟随妻子玛丽莲一起开车出远门,到她在威尔士的老家去看她祖母。那辆带篷车的最高时速是 56 码,我们就

那么慢慢地滚着，乐得一路庆贺自己新发现的自由。

刚过切普斯托，到了老路的某个地方，我注意到这辆车的最高速度在下降。我的脚板已经把油门踩到跟车地板一样齐了，那车还是只能爬到35码。事情越来越糟糕，一直到最后只能跑20多码了，我决定该找个修车的地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燃料问题，也许汽车最高能够跑多快取决于油箱里面有多少油，油越少，速度就越低。

一位修车工从油脂井里跑出来，他看上去一脸厌倦，一堆头发盖住了一只眼睛。他用油布擦着手，慢腾腾地来到篷车的前盖处。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尽量装出内行的样子，听上去好像了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

“油怎么样？”他说。

“油？啊，呃，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发出吱吱的响声。你听到响声没有，玛丽莲？”她摇头。

修车工奇怪地看着我，让玛丽莲把车盖拉杆拉开。我从他肩头望过去，看见他在摆弄一些线头，并查了一下电池。然后他就抽出油杆。

“你看看。”他说，把亮闪闪的油杆举得高高的。

“看上去很干净的嘛。”我主动说。

“干净？听我说，伙计，里面没油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仅仅要说明我对大多数机械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还要说明我真正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虽然机器让我提不起精神来，但是，我对人有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如何工作的。我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一些事情，为什么会成为彼此不同的一些人。

这些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我们的过去，而我自己的过去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此时和平突然在欧洲出现。我在利明顿皇家温泉出生和长大，那实际是个小镇，它的辉煌年代早在一百年前就过去了，但名字听上去还是相当悦耳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台地上许多客房和旅馆曾接纳过来此一试温泉水的大人物和良善之人，但如今都已经改作了公寓和平房。

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一个父亲——我还没有长到有能力注意这

类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许多年来,我一直听说有关他的事情,并非所有的故事都那么赞美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自己讲的故事。我最早的确切回忆是在利明顿一处受人诅咒的地下公寓里长大的日子,那地方受人诅咒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那片沼泽地的涨落,但是,我母亲确认,那是一个极干净的地方,人们甚至都可以把地板拿起来全都吃掉。

母亲一生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她都勤勉不辍地带我和弟弟去圣彼德教堂做弥撒,她感谢教会给予她的一切帮助,因为她是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

她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一家老人院里当助护。这个印象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有位看上去有一千岁的老人叫布鲁厄,有一天我在学校放假时看见了他,当时,母亲给他带去了午餐。他一身的烟草味和陈茶叶味,经常穿着拖鞋和晨衣坐在那里,看上去是在盯着一处想像当中的窗户朝外看。他一定有80或90多岁了,当时我只有7岁。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保罗,先生。”

“你喜欢海盗吗,保罗?”

“我不知道海盗。”

“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探险家怎么样?”

我摇头。

他用牙齿吸气,然后朝我身后看去,就好像他话说到一半就忘了我们的谈话。但是,几天之后,我母亲带着几本书回家了。

“这是布鲁厄先生给你的书。”她说。

那是我们家头一批真正的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现在都还在——艾伦诺·斯特莱德的《迷失在加拿大的荒野》、罗伯特·路易·史迪文森的《瑞士之家罗宾逊》和《金银岛》,还有詹姆斯·奥利弗·克伍德的《猎狼者》。

我猜大家一定在想,这就是我终生喜好读书的开始吧。布鲁厄先生继续送我一些书,直到他再也无法送书的那天为止。一年后,我自己就开始跑到利明顿图书馆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利

明顿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利明顿郊外扩建的一个新村,不久就被那个城镇吞没了。

图书馆与我家之间是堪皮因山,是我儿时的玩乐场。一棵孤零零的橡树站在山顶,爬到橡树主干的树杈上以后,可以看到全镇的风光,还可以看到沃韦克那边,那是郡政府所在地,离这里4到5英里远。橡树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儿童游乐场所,它可以是一个城堡,也可以是一条海盗船或骑士的堡垒,这取决于伙伴们所玩的游戏内容。

我并不觉得家境贫寒什么的。有些人家钱多,有些人家钱少。同样,没有父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战争总会让人体验到这些感情。因为这个原因,继父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带着矛盾的感情迎接他。当时我已经12岁了,我看不出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多大一个洞是他能够突然间予以填补的。

他是俄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是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后来逃出了斯大林的营垒,从他的家乡一直走到瑞士。最后他来到沃韦克郡,当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他阅读英语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他烦恼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英语讲得很不错。哪怕如此,他看来还是一个异乡人,很不自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出身富贵人家,有很高超的技能,还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他发现自己与背景完全不同的一批人混在一起做工。哪怕在同样来自东欧的移民当中,他好像也是不合群的,因为他有智力,因为他以前是位有身份的人。

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里,获取良好的教育是一件相当碰巧的事情。那间小学为很大的一个受托区服务,来此就读的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各不相同,有富贵人家的子弟,也有孩子来自野蛮人的人家。那是个严酷的地方,管教极严,孩子们每年升一级,教学是在启蒙,也可以说是在带孩子。

13岁之前我手指上的每一片指甲都没有了。奇怪的是,这可不是同学当中一些粗野的孩子干的事。这都是亚当斯先生干的好事,这位老师把人弄疼的时候特别兴奋,真是个变态的人。他最喜欢的惩罚方法是让学生把手指放在书桌上,然后用约两尺长的木条敲指甲。

我并不是因为接受这样的惩罚而特别出众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班上任何一个没有手指变黑的男孩子都被认为是那位老师宠爱的学生。另一位小学老师把我们的拼写课上得“生动活泼”,他让我们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每拼错一个字,他就用尺子很尖的一边猛敲一下手。到今天,我还不能够拼得很正确,那都是他打人引起的恐惧造成的。

如果当时的教育水平很可悲,英国教育制度的不公正却使事情更糟糕。在 11 岁的那年,学生都得参加一项称为满 11 岁的考试,这个考试决定学生是继续上文法学校还是上次等的新式学校。一条路能通往大学,另一条路为大学之外的学生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组织这些考试的,但是,我们班几乎是按富家子弟和穷人家的孩子来分成两组的。因为文法学校要求穿校服,而且要求孩子们在文化上要有所追求,因此,让人感觉好像只有富家子弟才有钱支持这样的一种教育。

当时,这些孩子放学后得留下来多做温习和辅导,准备应付满 11 岁的考试。别的孩子,包括我在内,就可以随自己的便了。如所预期的一样,一组的所有学生都通过考试,而其他的人就都看着试卷说:“这是什么?”

这样,我的未来就决定好了,我去了次一等的新式学校。这里没有 O 级,也没有 A 级。我得准备将来自谋生路了。这个现实有一天击中了要害,当时,我站在一个教室的前面,注意到附近有扇纸板门开着。我朝里面看去,看到了一些化学烧瓶、试管、本森灯和架子——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秘密。

我拿起一个试管问老师:“这是什么?”

“啊,放回去,”他说,“你以后永远也不会需要这些东西。”

虽然我不会想办法重写自己的过去,但是,我觉得任何一种决定一个 11 岁儿童未来的教育制度,都是对当时的少年最大的犯罪行为。

哪怕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还在想,我本来是想上大学的。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计划存够钱后最终拿到自己的 O 级或者 A 级。这个进一步求学的概念当时并不为家人所完全理解。我母亲是在爱尔兰的一处小村庄里长大的,她的生活需求是最基本